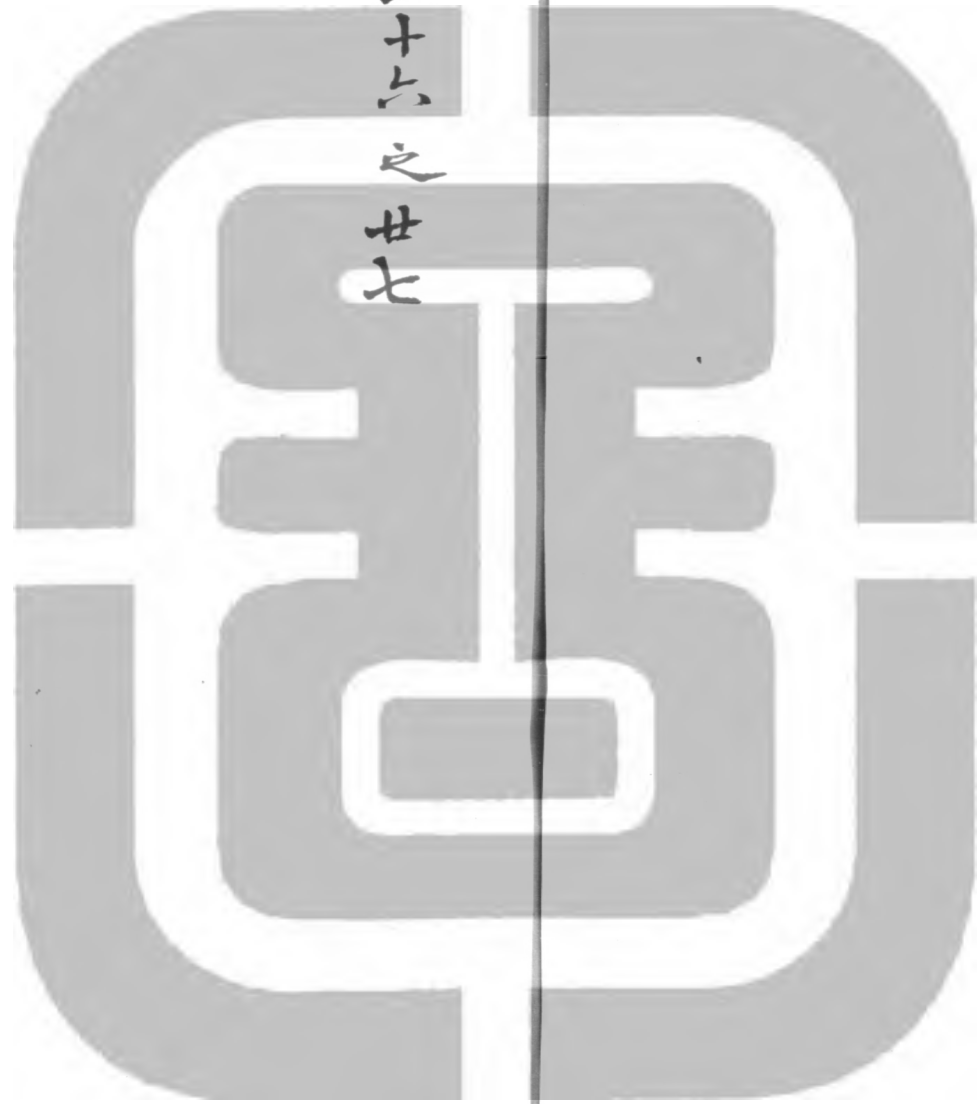


卷二十六之廿七



安吳四種卷第二十五

齊民四術卷第二

農二

庚辰禠箸二

帝典曰敬授民時周公曰予其明農知稼穡之艱難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五穀熟而民人育文王視民如傷制其田里教之樹畜聖人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而民無不仁百畝之糞上農食九人下食五人人事之不齊則收成相懸如此是故聖王治天下至纖至悉莫不出於以民食為本生之務盡其道而不敢使有或耗者也黃帝始制幣以通民財書曰惟金

三品懋遷有無生民乃粒今法為幣者惟銀與錢小民計工
受值皆以錢而商賈轉輸百貨則以銀其賣於市也又科銀
價以定錢數是故銀少則價高銀價高則物值昂又民戶完
賦亦以錢折銀價高則折錢多小民重困是故銀幣雖未富
而其權乃與五穀相輕重本末皆富則家給人足猝遇水旱
不能為災此千古治法之宗而子孫萬世之計也

國家休養生息百七十餘年東南之民老死不見兵革西北
雖偶被兵燹然亦不為大害其受水患者不過偏隅至於大
旱四十餘年之中惟乾隆五十年嘉慶十九年兩見而已宜
其年豐則人樂早乾水溢人無菜色然而一遇凶荒則流離

載道屢受豐年而農事甫畢窮民遂多并日而食者何也說
者謂生齒日繁地之所產不敷口食此小儒不達理勢之言
夫天下之土養天下之人至給也人多則生者愈衆庶為富
基豈有反以致貧者哉今天下曠土雖不甚多而力作率不
如法士人日事佔嗶聲病鄙棄農事不如研究及其出而為
吏卒侵所及大略農民尤受其害故農無所勸相率為游惰
西北地廣則廣種薄收廣種則糞力不給薄收則無以償本
東南地窄則棄農業工商業工商則人習淫巧習淫巧則多
浮費且如兗州古稱桑土今蠶莫識蠶絲青齊女紅甲天下
今至莫能操針線西北水利非不可修舉而數百年仰食東

南其利弊固皆歷歷可數然未易更僕况更非素習亦難猝
辦請言近日日本未並耗所以致民窮而不能禦災之故一日
烟耗穀於暗二日酒耗穀於明三日鴉片耗銀於外夷先分
晰詳指其弊而後陳救弊之法烟出於淡巴菰國前明中葉
內地始有其種數十年前吃烟者十人而二三今則山陬海
澨男女大小莫不吃烟牽算每人每日所費不下七八文拾
口之家終歲吃烟之費不下數十金以致各處膏腴皆種烟
葉占生穀之土已為不少且種烟必須厚糞計一畝烟葉之
糞可以糞水田六畝旱田四畝又烟葉除耕鋤之外摘頭捉
蟲採葉晒簾每烟一畝統計之須人五十工而後成其水田

種稻合計播種拔秧時禾芒草收割晒打每畝不過八九工
旱田種棉花豆粟膏梁畝亦不過十二三工是烟葉一畝之
人工又可抵水田六畝旱田四畝也凡治田無論水旱加糞
一遍則溢穀二斗加做一工亦溢穀二斗以種烟之耗糞與
耗工乘除之則其耗穀殆不可計算不僅占生穀之土已也
且驅南畝之民為做烟打捆包烟者其數又復不少至各處
開烟袋店鋪烟袋頭尾大抵銷青黃銅錢為之制錢十文重
一兩而好銅每兩則值制錢二十餘文故雖嚴法不能禁沮
壞錢法此宗最大且做工之人莫不吃烟耕芸未幾坐田畔
開火間談計十人做工止得八工之力其耗工又復無算減

穀亦無算。所謂烟耗穀於暗者，其弊如此。古之用酒有三：以成禮，以養老，以養疾。非此而用酒，則謂之荒酒。尚書酒誥言之最切。竊謂周公以忠厚立國，明德慎罰，而羣飲者即執拘以歸於周，似乎太苛。自往來吳越齊豫之郊，見荒郊野巷，莫非酒店，切倚悲詩，莫非醉民，然後嘆周公立法不為過。嘗以蘇州一府推之，而知酒之為害不可勝言。蘇州共轄九縣，為天下名郡。然合九縣之境，南至平望，北至望亭，西至廣福鎮，東至福山，截長補短，不過方百七十里。名城大鎮山水所占五分去二，得產穀之土方百三十里。每方一里為田五百三十畝，方百三十里共計田九百十萬畝。蘇民精於農事，

畝常收米三石，麥一石二斗。以中歲計之，畝米二石，麥七斗，抵米五斗。當歲產米二千二百萬石。蘇屬地窄民稠，高賈雲集，約計九屬有人四五百萬口。合女口小口牽算，每人歲食米三石，是每歲當食米一千四百萬石。加完糧七十萬石，每歲仍可餘米五六百萬石。是五年耕而餘二年之食，且何畏於凶荒。然蘇州無論豐歉，江廣安徽之客米來售者，歲不下數百萬石。良由槽坊酷於市，士庶釀於家。本地所產耗於酒者，大半故也。中人飯米半升，黃酒之佳者，酒一石用米七斗。一人飲黃酒五六斤者，不為大量。是酒之耗米，增於飯者常七八倍也。燒酒成於膏粱，及大小麥膏粱一石得酒三

十五觔大麥四十觔小麥六十餘觔常人飲燒酒亦可觔餘是亦已糶一人兩日之食也以蘇州之稠密甲於天下若不
受酒害則其所產之穀且足養而有餘其他地廣人稀之所
可知所謂酒耗穀於明者其弊如此鴉片產於外夷其害人
不異配毒故販賣者死買食者刑例禁最嚴然近年轉禁轉
盛其始惟盛於閩粵近則無處不有即以蘇州一城計之吃
鴉片者不下十數萬人鴉片之價較銀四倍牽算每人每日
至少需銀一錢則蘇城每日即費銀萬餘兩每歲即費銀三
四百萬兩統各省名城大鎮每年所費不下萬萬近來習尚
奢靡然奢靡所費尚散於貧苦工作之家所謂楚人亡弓楚
人得之惟買食鴉片則其銀皆歸外夷每年

國家正供并鹽關各課不過四千餘萬而鴉片一項散銀於
外夷者且倍差於正賦夫銀幣周流鑛產不息何以近來銀
價日高市銀日少究厥漏卮實由於此况外夷以泥來內地
以銀往虛中實外所關匪細所謂鴉片耗銀於外夷者其弊
如此烟酒耗本富鴉片耗末富既悉其弊則救之不可無術
烟本非例禁農民種之商賈業之若驟加禁絕則商民並受
其累而胥吏訛索之後繼以包庇必至立法不行惟有預飭
大吏徧行愷示假如甲年下令則乙年禁種丙年禁賣其甲
年農民所種之烟仍可收利乙年遵令改種他穀於農民毫

無所損甲年所產之烟不過足供乙年之賣商賈漸收其本
改營他業於高賈亦無所損凡植物一年不種其子即不能
生禁之之法不必科以重罪但令犯禁種賣者他人取之無
罪則自絕耳禁絕之後以種烟之土種穀又分其土與人工
以治他畝穀之增者無算矣廣設燒鍋本在例禁今但加嚴
禁民間不得私釀本係兩漢唐宋相承之舊法且專為民間
惜穀而杜飲食之訟出聖人愛民之誠與天下共見豈復有
所格礙然釀酒皆在深宅非如種烟之於田野若司事者奉
行不善誠怨徒多驛騷於實事反屬無濟必各直省院司大
吏皆得人率其所屬盡心民事上下相孚之後乃可議行此

政也鴉片之禁已嚴而愈禁愈盛以中其毒者則難以自止而司禁之人無不早中

其毒又復得受肥規即再加嚴法終成具文此物內地無種自嘉十年後浙江台州雲南三

轉販至澳門加以藥料方可吸食是但絕夷船即自板本塞源一切洋貨皆非內地所必

須不過裁撤各海關少收稅銀二百餘萬兩而已國課雖歲減二百萬而民財則歲

增萬萬藏富於民之政莫大於是說者或以為回市已久而驟絕之恐生他患從來

外患必由內奸通商各國以英美為強然其地其民不足當中華百一前此屢次驅蹙

皆洋商欺之而邊鎮文武和之夫海防大政也亦常政也回市後司防者上下據為利藪

廢弛本職而反張夷威以恫喝中外現今東西兩洋皆與中華回市西洋來市東洋

往市西洋夷民所必須者內地之茶葉大黃則照寶蘇局採買洋銅之例准商人携

不禁之物赴彼回市彼貨仍可通行西夷更何詞之有且關撤則洋商罷夷日無

白田券
漢奸為謀主自必馴貶義與利常對待而交勝征利自上行下則大夫士庶皆爭利而不事事一旦撤關罷稅則薄海共仰

賤貨之至德誰不爭自躍磨以求糶

上意者設有逆命夷民不過自外

生成以求死耳而何患乎

大聖斷於中與明智有遠識之大臣熟商而行之天下臣民曉然於

宸衷之民眷念天所助者順人所助者信民皆力穡士學為長吏求知依風雨時節庶

草籛蒸斗米三錢行千里不齎糧之盛可翹足而待也

與張淵甫書

拜服

淵甫先生閣下承示亮生先生大箸拜服世臣力持此論三十年而不學無術未能以執訛訛者之口令王君廣徵博引根據粲然必有能舉之者但遲遲不可知耳世臣平日謂今

之官照及私行之會票錢票即鈔法何不可行之有唯未議行先議收乃可行可久其收之也在內捐級捐封捐監在外完糧納監必以鈔則不脛而走其實朝三暮四仍與實徵銀錢無異唯鄙意不唯不廢錢一切以錢起算與鈔為二幣亦不廢銀而不以銀為幣長落聽之市人則藏鏹者不嗟失業無以肆其簧惑之說此則與王君稍有異同王君現在何所若在都願一通謁若在外希閣下為致區區也

答王亮生書

亮生先生閣下都中由淵甫得讀大著欽佩之至嗣至浙滿擬必得奉教而以秋賦相左想何子貞兄弟能達此悃也春

白門券
間手教下賁渙若發蒙而無便奉覆行鈔之說弟於百年痛
發此議惟未有成書及讀尊刻徵引詳確是以樂得同志唯
鄙意稍有殊異曾屬淵甫轉達不知有可採及否也鄙意以
為鈔既以紙為之必先選紙近高麗鏡面及敝鄉貢宣皆至
精好宜先徵兩處好匠合為之妙兩匠徵至使中官領之商
和合之法使中人學之而終身給兩匠不使出製成先蓋印
發紙式於直省徧行曉諭使民人先識紙式作偽者無所用
力乃製式或以五百文起數或以千文起數或以五十千止
或以百千止斷不可更大不及數者以銀行奇零者以錢行
銀錢湊數者各從其便銀從錢價不拘一文一釐之例行之

稍久銀自消退矣近世貴人富商多藏銀若與禁絕則貴富
知其不利也奮其唇舌閣下豈能與爭可否哉其行之必自
上始未議行先議收收之以現行捐例為最妙凡上免非鈔
不行先赴局買鈔指數以錢起算銀亦照時價勿以例價累
捐生州縣徵解錢糧關權徵收皆收鈔非鈔不行不過一年
民心趨於鈔矣然後將一切捐輸之事停止是富國利民之
無上妙諦也閣下更欲增補前人成說以求備是亦甚善成
時望寄示數冊小兒赴白門命其晉謁伏乞不吝賜教也
再答王亮生書

亮生先生足下客臘奉手書兼示大著兩冊古文一道本無

白口券
定法惟以達意能成體勢為主而已尊作傳記書論略備不
拘守古人格輒而自遠塵俗較之哲兄惕翁令人興難弟之
歎矣鈔幣一事足下研究數十年乃為書刊布近又以為尚
有不盡者更加討探務求盡善况復不自滿假以稿本郵質
鄙人薄植淺識豈宜當此然真讀書人有心世事固應如是
精益求精但當世學者未見異人耳欽佩之忱無可言喻然
君子立言必期可推行而無窒礙以千里未接一面之人再
辱不恥之問苟有異同亦不敢不自竭其狂瞽以助高深也
鈔法上利國而下便民事理至明白易曉所可慮者一則細
民不信從一則匪人為奸利欲細民之信從世臣前致淵甫

書所云未議行先議收而收之莫如正供常例二事盡之矣
然前書謂奇零乃雜用銀錢未免重鈔輕幣當以相半乃為
善耳杜匪人之奸利世臣前答足下書所云取高麗及貢宣
兩紙之匠與料領於中官和合兩法為紙即使中官習其法
而兩匠則終身不出其紙既可垂久遠而外間不得其法無
可作偽固已得其大端然鈔有大小則紙亦隨之雖至小之
鈔皆令四面毛邊更攷宋紙寬簾之法使簾紋寬一寸以上
又用高麗髮棧之法先製數大字於夾層之中正反皆見此
為尤要也足下徵引五六百年已事並及成說以明行鈔非
衰世苟且之法非小人務財用之舉甚盛心也大旨已明不

白門券選略文
必更條分縷析多列款目條列一多不能不少有得失一有得失則詆讖者爭持之以為阻撓之柄矣前明倪文貞十便之說惟以銅盡鑄軍器一便或當時機宜未能懸揣至銀實帑一便其中具有妙用一則足資款動一則是濟緩急蓋緩急之時鈔或不行而銀則未有不行者也輕重相權不相廢為古今之至言行鈔則以虛實相權者也銀錢實而鈔虛古人三幣之制上幣想非民間所常行黃金為中幣而漢書曰黃金一斤值錢萬是仍以錢起數則幣之流通者惟刀布耳唐以前銀止為器其時銀產尚少也近世以錢為國寶而銀以便總統之用至奪黃金之權是地以不愛寶非人力所能

輕重之也惟一切以銀起數而錢反聽命於銀未免太阿倒持耳足下欲於行鈔之後即下廢銀之令仍恐懷銀者失業斟酌許其為器取今值之一半足下假藏鏹大萬不數年即折閱其半諒亦未甘從令也且行鈔而廢銀是為造虛而廢寶其可行乎哉十數年內銀貴而公私交病者以僅以銀為幣不惟珠玉黃金不為幣而錢亦不為幣故也今法假銀罪止遣私鑄則至殊死是固重錢而輕銀已民間傳富室曰有錢下至博徒無論大小攤場皆曰賭錢從未聞以銀為說者是錢之當為幣也明甚然

國家地丁課程俸餉捐贖無不以銀起數民間買賣書券十

八九亦以銀起數錢則視銀為高下故銀之用廣富貴家爭藏銀銀日少鹽米必需之物商賈買之以銀賣之以錢故物價騰涌欲救此弊惟有專以錢為幣一切公事皆以錢起數而以鈔為總統之用輔錢之不及然銀價久昂制錢一千當銀一兩例有明文一旦改銀為錢難免失望兵餉尤難調和似宜將兵餉月給銀一兩者改為給制錢千三百文其他俸廉應支之項皆酌改為舊準銀一兩者制錢千二百文統計現在春秋二撥每年各直省報撥之項約一千七百餘萬兩當加出制錢四百萬千每年正供襍款課程常例歲入四千萬兩以脚價為說舊輸銀一兩者改為制錢千二百文羨耗

同之是每歲可加入錢八百萬千出入相乘有盈無絀各省現征錢糧至少之處每兩收制錢一千捌百文經征官解司一正一耗加火工解費銀每正銀一兩須銀一兩一錢七八分方數而一千八百文不能得市價銀一兩一錢七八分小民共知銀一兩錢一千之例以千八百文輸官怨讟已起而官每兩尚須賠錢二三十文不等若改為輸錢是一正一耗止須錢千三百二十文此外則官可資為辦公之需雖有貪吏不能不減於舊數民之從令不待其辭之畢也如是乃可決行鈔矣造鈔既成由部發各布政司轉發州縣州縣必立鈔局與民平買賣其水陸大鎮店去處由司設局大要賣鈔

收銀必照市價傾鎔批解之費不可以累州縣宜據旬報為
準州縣以九四折解司司以九七折解部富民見行鈔之便
知銀價必日減藏鏹必出鏹出益多而銀處益少銀價必驟
減然須消息盈虛使至庫紋一兩準制錢一千而止是其大
綱鈔宜始於一貫一鏹之數也終於五十貫一寶之數也如
尊說至千貫以便藏者原行鈔之意以代錢利轉移耳非以
教藏富也尊議云造百萬即百萬造千萬即千萬是操不涸
之源云云從來鈔法難行而易敗正坐此耳初屆造鈔以足
當一歲錢糧之半為度陸續增造至倍於歲入錢糧之數循
環出入足利民用即止行鈔之初銀價尚昂利之歸國者不

過五成銀價漸減利可七成。大行之後利可九成。凡官民相
交之事必有耗折。如近日收漕明加之比。豈可如尊議於鈔
載明文別加虛數。名為利民。更生枝節。凡善謀國者。奪奸民
之利權。以其七歸之良民。而以其三歸之公上。事乃易行。而
可以行鈔。則主於攬兼。并豪強。及錢庄虛票之權。以歸之上。
而其利則官與民各得其半。與他術稍殊耳。至於鈔紙上寫
格言選書手之說。以為富而寓教。則尤為隔膜。教亦多術矣。
古書具在。何必此。若謂珍藏佳書。試問藏鈔者。為藏錢耶。為
藏書耶。唐之開通。宋之大觀。皆精書。世固有一二人寶玩之
者。豈可通之齊民乎。尊議又兼鑄當十當百大錢。以濟現錢。

白內券選略文
之乏而嚴銅禁以飭錢法云云鈔法一行則現錢足用而私鑄自息銅禁之嚴莫如

憲廟其時政事無不令行禁止者而銅禁竟不能行況可必於今日乎當十當百法雖自古然唐以河北之故舉行之深不便民不數年皆準常錢當一乃已而數年中官費不償民之受其害者已夥又尊議盜賊得之而用於市則立敗及海洋載鴉片土來者得吾鈔則不能行於彼國勢將自止以此為斷盜源烟土之二大利益非事實今盜賊得會票錢票用於市而不敗者多矣何嘗無號數可稽印記可辨乎中土既禁用銀只許為器得半價是正可用以買土豈不驅銀盡入

外夷乎足下行鈔之議載於前刻者讀之而信以為必可行者尚不數人若必欲禁銀且并禁銅鑄大錢言之恐斯世罕有能讀之終卷者矣盛業以此被阻世臣所深惜故敢直其私意要之鈔法非盛時不能行尊議已明言之矣然亦止救弊之良策世臣見三十年來求利之術至亟而迄無效故力持此論若即以為理財之大經則世臣亦未敢附和也小兒極蒙嗟賞慚感無似秋賦在適嘗得識荆於白石青溪之側暢聆高論以開茅塞以慰願望謹先繳手稿並附拙刻三種以求來教諸惟為道為民自玉千萬道光丁酉六月之望世臣頓首

憲安

各省情形不一。省中郡縣又或懸殊。舉此盛業在當路潤澤於內而撫藩伸縮於外。非一人之心思所能周。語言所能盡也。大要摠在損上以益下。初行之年上之所損當以千餘萬為率。以半益民。以半益官吏。官吏既得此益。則雖嚴索取之法而可行其行之也。以斷則民不受索取之害。其所益又當倍蓰於上之所損。損上愈多。則下行愈速。下行既速。次年上即可不損。以後則上之益也。遂不可究詰。然益上之指摠在利民。乃可久而無弊。若一存自利之見。則有良法而無美意。民若受損。亦未見其必能益上也。

甲辰八月錄稿附記

銀荒小補說

天下之苦銀荒久矣。本年五月。江西省城銀價長至制錢一千九百。紋六錢一分。是銀每兩為錢一千六百三十餘文。下邑不通商處。民間完糧皆以錢折。新喻現行事例。每錢糧一兩。櫃收花戶錢一千八百八十五文。隆歸外帑飯辛勞錢五十八文。實歸官錢一千八百七十七文。定例制錢一千。准庫紋一兩。老幼通知。今花戶完正銀一兩。連耗至用錢一千八百八十五文。不為不多。况兩三年內。年穀順成。刈獲時穀一石。僅值錢五百上下。現當青黃不接。而穀價仍不過七百數十文。是小民完銀一兩。非糶穀二三石不可。民何以堪。然有司徵

小傳述學文集
銀一兩加一零三耗。又派捐款銀一分。司銀號三分六釐。外
添平三釐。道款雜款。視司正款幾於倍之。載錢上省。水脚人
工。投批掛號。領庫收。鄉征官吏薪飯錢。征各友修薪節禮。合
需銀一兩一錢七分零。方數解正銀一兩之用。是征正銀一
兩。官實賠錢八十餘文。即以新喻額征四萬三千餘兩計之。
歲須賠錢三千四百千文。官何以堪。若必以賠累之故。勒
增錢數。民力既不能勝。情勢必生窒礙。竊謂錢為

國寶。自古公私皆以為幣。自前明中葉始以銀為幣。便轉
輸。因緣三四百年。公私之幣專屬於銀。賓主倒置。以錢從銀。
此非專重錢幣。使銀從錢。不能力挽頽波。僅於答王亮生書

備細言之。然其事非心膂輔弼。造膝輸忠。不能舉行也。至疆
吏所不為力者。則亦有說。查各省正供年額四千萬兩。除去
民欠報撥之數。每年不過千七八百萬兩。是外省存留與起
運幾相半也。部餉甘餉貴餉等項。萬不能不解銀。至如本省公項
壇廟祭品。文武廉俸。兵餉役食。私用則延請幕友。捐攤帑飯。
衙門陋規。漕務兌費。斯在受者。仍皆以銀易錢應用。故出入
之利皆歸錢店。使市僧操利權。以上困官而下困民。若照舊
章銀數。按月依市價折錢給送。並不短尅圖便宜。諒無不可
行者。先由司核明本省應支解之數。分別飭知各州縣。每忙
解銀若干。解錢准銀若干。查向來省城銀價。總以五月奏限。

小傳述學文和
歲底兌軍之時為極高以各州縣皆運錢來省兌銀故也江浙兩省故無省倉與江西情形稍異其餘地方應用之項大略無殊若江浙兩楚與江西六省疆吏札商定稿合詞得請唯各營去省遠近不一解送錢文運脚較重斷不能責營員自備又不可令州縣外加查銀號例有火耗規費以錢上庫則火耗一項可提貯以備運解兵餉脚費弁兵亦無可藉口矣如是則亦有所減用銀之數幾及千萬歲計有餘銀價不患其不減錢價不患其不增而穀價亦不嫌其太賤於官於民不無小補道光十九年六月六日安吳包世臣說

致伊揚州書

墨卿先生閣下前手書承以洪潮泛漲河庫支絀見示斯非世臣所能有裨益者故未即裁荅定不罪也日昨下河填水為災男婦任抱來揚覓食而當事莫以安集為意唯飭門管閉門下鍵有如戒嚴其先入城者數已盈萬圍守鹽典兩商嗷呼填塞幾至罷市文武乃督率兵隸從橫驅逐老幼奔突民情洶懼袁浦去此稍遠傳言想必加重但未識已得徹聽否耳制府治亭先調閣下攝河庫原為慎重收支非苟以觀察頭銜為閣下榮更非以工需平餘為閣下潤然揚州實閣下所守之土災黎實閣下所親之民無論或釀巨案滋成室

碍即灾黎守死無他其能不傷仁人之心乎揚州地屬可為
嗟使約齋先生又君子也世臣昨謁嗟使言及此時灾黎田
廬皆沒退無所歸京口禁渡進無所往且淮源漸弱水消尚
易流亡四散回籍為難唯有留養在揚以俟本籍大賑乃為
得計嗟使深然其說唯以現在當事眈眈鹽庫間款群欲
灾求富是以持重不發耳若閣下即日旋節嗟使必能望風
相助鹽義倉穀祇須發碾薪蔬之資釀金立集揚城内外名
刹如林廣廊復厦足敷安插分別男女族居村聚人日給米
半升錢十文無須更擾街市灾黎本皆有業良民結隊來討
計出無俚閣下以仁政漸劇之是必能守法而從令也一面

高請嗟使查案飭商在各灾區擇便開廠計本籍給賑有日
資送回就以需水退葺屋種麥不致漂宕失時尤灾民所至
願也留養月許下河水勢漸落賑廠必可插定乃集舟於五
台山募剃頭人為雜深髮給資遣發以免重複仍先於留養
處所各置官醫給與戳記約千人而一醫醫方有戳藥肆即
與付藥留則有柴有米歸則有船有資病則有醫有藥死則
則有棺有斂人數多則三萬日需米百五十石錢三百千日
數多則一月當用米四千五百石錢九千貫加以醫藥棺
木船價路費釀白金二萬兩必可藏事而歸還穀價在其中
則灾黎頓獲生全居民坐免騷專城遠不恤民隱之譏逃

挽

白門勞道隱文
聽無距城駭衆之說閣下諒無不樂聞而急舉也制府素不
謬世臣言唯以調撥道府大政非局外羈人所宜撓越故不
逕上書閣下如不得辭者或即以去函白制府必得所請且
得制府為蹉使一言尤義集事玆望台旌守日如歲伏唯垂
察六月二十六日世臣頓首

嘉慶丙寅六月予寓揚州觀蒼天順園災黎以二十二日
始至二十四日閉城者再二十五日遂不啟予以二十六
日由遞發書二十七日即達太守炳燭謁制府命二十八
即啟行並以存揚之粟麥二千五百石為助是月小盡太
守以七月初一日昧爽回任而制府書已以二十八薄暮

達蹉使蹉使即籌款以須矣太守如法安插初二揆散錢
米一切剋叩撓襍之弊剔除盡太守每日仍青鞋布鞵徧
歷諸寺院共留養災黎三萬二千餘人無一人更擾市者
閱二十八日下河廠開中間病暑濕者千數死者才五六
人三君子澤溥而機速誰謂人定不可勝天者嗣後每遇
灾荒輒恃閉城驅逐為上畫世俗言古今不相及誰知前
事已絕響二十餘年耶錄此憮然道光庚寅季夏世臣附
記

為秦易堂侍讀條畫白門荒政

承業謹啟中堂老前輩閣下。日昨晉謁。縷陳本年旱荒情形。并及在鄉日擊無藉子弟。釀飲齊心酒。富戶恒懼現議出資。各周鄉里。切懇閣下速籌捐賑。以救坊郭。蒙諭詳議事宜。以憑與香谷方伯酌辦。感佩鴻慈。非言可悉。謹就愚見所及。擬列五事。曰救荒總略計四條。曰勸捐事略計五條。曰採買事略計三條。曰平糶事略計四條。曰粥賑事略計五條。誠知書生迂談。無當大雅。慮切剝膚。不敢自匿。因陋敬謹錄呈。伏惟垂察。七月朔日業謹啟。

救荒總略

白口券送陽文
一宜清理庶獄以免重累也。民間雀角最苦拖延。至遇歉歲。富者以一身護家。貧者以一身餬口。若遭訟累。為害尤甚。宜飭有司將現審易結之案。繕出清單。計日審結。但得實情。從寬發落。然州縣事劇。又要查辦荒政。一人之力。誠有難周。宜分委候補幹員一二人。代為清理。使貧富各能歸業。良莠俱免怨咨。至奉發

欽部各件。似當遴委候補大員。隨同司道審辦。不宜發交現任府縣使。不得一心籌辦荒政也。

一宜速禁槽坊以裕口食也。本年麥秋有六分餘。城鄉各槽坊。普收二麥。陸續弔酒。驢駝肩挑。每日進城以千百計。約計城內一日銷酒千石。便糜穀千二百石。然委員簽差。徒滋騷擾。而無實濟。宜張示許其鄰里稽察。各自為禁。則該坊所囤米麥。自漸糶賣矣。

一宜派妥人密查囤戶以定策應也。本城有五處米市。存數易知。其餘城廂居民。是否有戶囤積。凡囤糧皆須驢駝人挑。其約數鄰里無不

知約數若干。查本城每日需糧三千石。荒年減食。亦需二千石。約以本年七月初一為始。算至來年四月底。計三百日。米麥兼用。需糧六十萬石。方能接熟。若囤戶較多。約有四五十萬石。則可嚴示平價。其不足者。官糶循環。便能補苴。若囤數無多。則斷不可官定市價。致米商裹足。閭城坐

困也

一宜確查極次戶口分別平賑也本城以絲為生今年機坊大壞失業尤多查戶口一事斷不可委之員役本年查辦門牌具文可笑是其往轍宜諭令三學實舉庠生之重恥好義不避嫌怨者分為東西南北中五城每城或八人或十人以本府名帖延至學中公議就近畫開街巷分頭查辦先刊冊式各給兩本凡居民無論在街在巷其僅住屋一兩間無生理者即為貧戶其男丁較少而女口幼口較多者為極貧其孤兒寡婦在門擺攤不成店面及有兄弟數人只一人有生理而家口衆多者皆分別定為次極貧

戶查確即給以票票式用方尺皮紙前書該戶名住址後刊空頭月日票尾填某人查給第幾號字樣戶給一張約城廂居民次極兩戶不下十萬人每人日食米半升則一日須米五百石該戶持票到廠買米司廠者即于空頭月日下印一到字如一買五日則於該五日下午皆印到字廠簿上亦用到字印印之以杜重複遺漏之弊籌定章程即先出示以定民志約于何日開糶官米次貧但準平糶極貧先以平糶繼以粥賑其粥賑須於十月初一日開廠俱於示內載明其戶票內極貧者即載明自某日起買官米某日起領粥賑該生等分頭查戶十日可畢每人每日

給薪水錢二百文其自願捐辦不領薪水者聽事畢之後
辦理妥善者咨明學院注優冊辦理不善及有他弊者除
立時撤換外咨明注劣

一宜嚴巡盜賊以靖閭閻也歉歲最多盜賊既為民害又為
官累宜加派兵役督率甲捕晝夜巡防偶有報案立時差
緝不可壓批壓票重擾良民

勸捐事略

一宜勸諭巨室以為賑主也本城雖多殷實而大富亦不多
見必訪實最饒之加以優禮馭以術數使之首出重貲
其餘以類推之既昭持平尤資集腋蓋富戶習近奢淫鮮
能明乎義理性悉錙銖必知慮其禍患財者富人之所甚
愛患者富人之所最懼能以其所懼奪其所愛則輕從我
矣然勸捐之事一發不中則事無可更須詳計妥議而後
舉行上戶既定則責成紳士廣勸而集矣

一宜明示捐項以安富室也語云一家飽煖千家怨富室義
捐固以濟人亦以自保其著名大戶環而觀者無算果能
慨輸厚貲即宜出示該戶門首及各城獎其義舉嚴禁一
切藉端勒索強借情事使貧戶共知該富戶好善濟人陰
消嫉妬之心則富戶既得美名又遠實禍矣其零捐各戶
俟捐齊之日另行粘單徧示俾免偏枯

白門券
一宜查議叙成案俾知踴躍也乾隆五十年常鎮各府紳士捐賑奉部優叙有至知府即選者宜飭查案明示以資勸誘該富戶等既樹陰德又荷顯榮自更樂於為善

一宜清釐各富戶控案分別勸懲也富戶乘其厚資每蕩繩檢如有互控在官之案其好義樂輸者苟有理曲而不至麗法者即量從末減以示勸慜名刻薄者但係理曲即從重議罰以示懲既資公費亦快人心乾隆未蘇郡守曾罰布商修府學至白金廿萬至今傳為美談此其比例也

採買事略

一宜遴員分買兼利人已也本年鄰省收成皆不甚豐宜飛札詢問得實遴委候補微員中需次未久素習貿易者領銀分投赴買蓋官高則僕從多不耐勞苦易滋虧累一處採買需貨太多則糧價立長我既貴買且為害于該處居民再江河風色不齊分投各辦則先後陸續到省尤易接

濟

一宜慎選米色俾免發變也採買米色不必精熟第一以乾為主其色以花紅為上蓋花紅之米價既略低且出於鄉戶自做並無水潮又性宜人煮粥脹鍋而味美

一宜兼買大麥以裕經費也本年鄰省皆有麥秋大麥較米不及半價以充口食一石可抵七斗則可節省經費以為

白門券通略文
循環折閱之用。但江寧土俗，止用大麥釀酒。麥米之制，少
有知者。其法將大麥晒極乾，略拌以水水斗麥用，用鐵甯碓
舂出麥糠，篩去糠，將米晒乾，入磨滿槽，倒塌篩分，整碎兩
種。和稻米煮粥飯，計麥百斤，可得米七十斤。其糠炒熟，和
炒大麥磨作粉，可調食。其植可抵春磨之工。

平糶事略

一宜定地分廠，以便照料也。本城地勢寥濶，城中當分五廠，
南門外另設一廠。分定街坊，每廠派官一員，專司彈壓。其
董事則用紳士正副各一人。每廠設米盆十餘處，書明某
街坊官米在此賣，庶幾驗票收錢打米，即去不致擁擠。貽

誤

或每日皆賣，或三日一賣，或五日一賣，隨宜酌定。

一宜較量升斗，抽驗米色，以杜弊竇也。用漕斛較定升斗，別
置五升斗、半升筒，以資便捷。

一宜分次極以定平價也。現在市價每升至四十五六文，將
來開糶，以採買運到，通計成本，次貧較本價折每升七八
文，極貧十一二文，以示體卹公允。

一宜先借倉米，用救燃眉也。籌計雖定，而採買在千里之外，
鞭長莫及。宜查復成虎賁兩倉存米若干，除支應兵餉及
運丁行月糧外，先行動借若干，示期開糶，俟買到撥補，庶
符古人救荒如救火之義。

白門券通略文
粥賑事略

一宜明示定時以騰廠地也既擇寬地設米廠不能另覓粥廠即于米廠內明示定時以晨巳兩時賣米午正開粥廠未末閉廠

一宜較定粥瓢以期實惠也粥賑大約以漕斛米一升賑四人先取好米一升煮稠分為四瓢即照式造瓢賑時見票上有幾口即給幾瓢以止爭競而歸簡易

一宜先期買柴堆貯備用也開賑之時六廠約日需米百石須用柴三百担每月約用柴萬担先期收買既乾而易燒又使鄉民挑賣藉資口食

一宜買芝麻稽數百担燒灰備用也煮粥米色難純多係澄湯稀稠不一須於水滾後加芝麻稽灰少許則汁濃而粒化每有粥廠舞弊圖偷米石且得鍋焦私和石灰則粥既濃厚而米粘鍋底食之殊傷人查有此弊即可予以杖斃罪坐所由

一宜麥米對攪煮粥以裕經費而支永久也廠開每日百石一月須三千石經費浩繁對攪麥米則三千石之用合計不過二千四百石之費是四日便增出一日四月便增出一月也

以上五略止就本城言之至四鄉為城之根本五城為

白門券選附文
鄉之表率若鄉民興後我之嗟則府吏苦板轅之擾是故勘灾形以定民疑懲居奇以和民氣鄉富在田則積穀宜多聚搶迭見則解懸難緩諸政並舉勢匪缺一平賑兼行流亡慕化資送則彼無歸驅逐則此滋事欲副同胞之懷須籌集澤之策熟思固理有可通待哺則餅難空畫乙巳年常州守金公條議周詳辦有成效前迹可師是尤在當事者加之意而已

節相百公得侍讀書乃議以司庫閑款六萬辦採買江邑尹蔡君弼力主即派本城礮坊承買院司以為善縣尹乃傳礮坊三十二家至大堂指天誓日輿論允協次日復帖延各礮坊至花廳情商八扣諸礮坊環控藩司司大怒斥縣尹甚嚴縣尹乃面衆許司以九二扣發出司語塞而罷然卒以八折勒各坊具領而米色潮雜不堪又蹉使阿公借鹽倉米萬五千石與上江兩縣平糶米到乃設廠城鄉共十二處八月初四日節相發帖延紳富於初六日集鍾山書院議捐先有於民捐項內提銀十二萬歸司庫鹽倉之說侍讀屬作書切沮之節相無以應初六有富室四家捐銀十萬初八日再集節相意別有在勸捐中止郡侯邱樹棠主民捐官辦而侍讀力持民辦延至十月二十日風信初起而城廂死者幾八千人節相幡然憫惻延侍讀及

方葆巖尚書重舉捐事。匆迫太甚，乃改為按口散錢。然府縣猶持官辦尚書商于予曰：不割費以賑三大飢民，其事必不行。吾子為思其名目。予曰：流民安集於城外，毋令進城。是以官主之為善。尚書以為然，遂割捐項二萬七千付一府兩縣，餘十五萬歸紳士。賑土著上邑尹沈邦基曰：吾無才具辦此事，亦不能向飢民口中奪食。郡侯遂委江邑尹獨辦。所費不及一萬餘分入橐。然沈君來歲遂卒官，而郡侯與江尹皆得超擢。

上百節相書

部人之世臣頓首奉書節相大公祖閣下。詩人有言：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竊謂讒人中傷君子，其禍止及於一人，而詩人推廣其義，遂至交亂四國，未免甚其辭而失其實。乃今驗之，而知其信然也。以世臣之不才，閣下誤有所聞。十六年六月，甫拜兩江之

命，即由都中發摺手書，招商河務。世臣捧檄喜動顏色，以為昏墊之災可弭，而平成之績可奏也。江蘇政務最繁，地方之外有河有鹽，間閣下遠招世臣，群以為一切上欺下虐之事，將必破露百計，沮撓熒惑，聰聽世臣。抵浦上謁閣下，以病謝。客泊悟讒言之非，中夜相召，開誠下問，立決蓋堤之策，使清淮得以安枕。閣下欲錄其微，長登之薦牘，而世臣褊心薄福。

力辭不就始觸左右欲炙之怒初及兩月遂成溝水然閣下致書中外未嘗不以蓋堤一事自任以為治河已得把鼻是閣下心知世臣之不負府主也十八年豫東滋事揚州齷齪之鄉豫東匪徒舊所集聚世臣書迂膽怯力勸齷使團練鄉兵說既不行遂挈眷遷白門依托宇下次年計借返棹正值六月初旬三時已過大雨未行秦易堂侍讀時時過訪世臣為言今歲枯旱不殊乙宜早贊當事籌備荒政侍讀素未明農聞言不省及見鄉民宰豕釀飲名齊心酒約以搶掠富室乃大驚屬為畫策先乞糴於鹽倉次請司帑分投採買卒以義賑衷富益貧閣下俯採侍讀之言於八月六日輕身蒞鐘

山書院率同司府勸諭富室始事之日二李陳陶四家慨輸十萬閱日再集富子百數僅得五千閣下諭令聽便立時返署又數日閣下過方葆巖尚書尚書怪問閣下答以前日實有意吹散義賑因事係舊友主持不欲其布衣在局外成此大功尚書唯唯次日相過告世臣曰吾子可速遠去節相於吾子深矣遲將有變世臣應之曰禍福自召非人所能為卒不他往然捐賑之事遂止日昨一發風信而四城聞相報僵仆者至七千八百人世臣竊念義賑已成閣下徒以世臣與聞之故而散之是此次死於凍餒之七千八百人世臣斷不能不任其罪戾若不以此情實告閣下則此後風信方厲死

者接踵索命冤魂皆將唯世臣是問今世臣不避斧鉞上達此情閣下倘不以為未足乎世臣與閣下為賓主兩月所以相助為理甚夥徒以不受牢籠之故非有深仇大隙也況世臣不受牢籠閣下正可騰出一缺以厚所親又何見惡之有嗣閣下所親以閣下議治河之功首推世臣恐復見信用乃捏寫家書謂世臣作札致都中當軸非閣下閣下赫怒乃遍致書中外三品以上以世臣為負府主而得閣下書之當軸君子亦有三數人將原書寄示以危行言孫相誠之則知閣下此舉亦未必人人以為然也況閣下炙手可熱而世臣獨立異同雖非中道或尚有當知仁之觀豈意閣下前既取快所親之意而今又以此殃及災黎耶且世臣倡辦義賑區畫章程如果要善則不費閣下之脩膳舉此鉅政是於閣下為有勞若不協衆論則閣下按律執法使世臣無可置喙閣下既得公爾忘私之美名又可陰洩其數年不快之實為閣下計亦何所不利焉世臣草創此書侍讀尚書聞聲力沮唯醫士旌德方補德以為閣下善根純熟必能幡然改悔使必就溝壑之流重登衽席事不可遲延一日此間必有非命者誰執其咎世臣深感其意冒瀆威嚴字多不能莊寫尤為荒率倘閣下止督過其妄誕而不以所言為非則災黎十萬頓獲生全雖屏世臣於遐裔使不得復讀聖賢之書書復接君子

白門券
之光心戴盛德沒齒不朽皇恐上陳伏惟鑒察嘉慶十九年
十月二十日世臣謹再拜狀上

世臣詣轅呈書節相謝罷之即日延侍讀尚書於二十四
日重集書院並命府縣偕董事傳集小紳商勸諭共得捐
項十七萬五千兩遴委佐貳二十四人舉人二十四人分
十二路查戶給票遂於十一月初六日分六廠賑饑民共
八萬九千口人錢四百文小口半之病者有醫藥死者有
棺斂又賑流民九千口至二十年三月故錄稿於集以志
轉圜之美世臣記

荅方葆岩尚書書

葆巖先生尚書閣下昨午踵辭不值今早至河下覓舟回寓
知台旌枉送又失迎迺為歎仄奴子呈閣下留示捧誦再
三欽佩無似上年冬初以商倡義賑時接清暉見閣下心乎
利濟又復通達人情動中竅要久欲有所陳瀆以易翁有仁
心而無遠見况閣下以任封圻不得不浮沈粉飾之場恐視
芑桑為不詳將吐而茹者數矣昨日走辭正為機不可失
決意面陳而適不相值今讀留示副鄙懷是以誠欣誠怍
走筆奉覆伏唯垂察閣下以城中無七日之糧萬一有跳梁
饑鼠必使人無固志欲將聚寶門外密灣之礮坊三十二家
移至城內而問策於小子敢不直陳其愚以備採擇按省垣

周十七里正北以大江為塹自儀門至通濟門皆臨秦淮且自三山門西迤二十里城皆依山林木叢翳高踰五六丈堅峻無與比真金湯之固也滿漢兩標兵及萬萬一有警不敷登埤勢必藉士民之力而糧在城外倉猝之際內為艱內訌外走委金湯為區脫理勢所必至也然龔坊居城外莫知所始勃遷則無以為名是必因勢利導運以微權乃可冀其有成現議四月停賑義賑經費尚可餘二萬七八千兩省中士民莫不談風水者大抵皆謂徐濕截斷蟒蛇倉龍脉為省之病閣下與易翁精於堪輿本為全城士民所信服翁發謀開下一力贊成人心歸向令如流水且前此屢遭荒歉莫言義賑此次易若以修補蟒蛇倉龍脉為說在彼做一大堤中置石間定以白露下板立夏啓板其冬春赴漂水旬容小船皆泊間上拆通濟門外小堤疏通東水閘十三水門全引淮水入城復其故道必謂閣下為地方風水起見斷無阻撓者城中溝渠無不淤塞汙穢無歸浸淫入井以致井水苦鹹夏秋潮通內河而夾河多妓館淨桶上潑居民即于下流汲用是城中居民自少至老腸胃皆漸漬汙穢而成志趣卑下實有自来似宜於築堤造閘開外以餘銀造撥船四十號每船三夫以二十船周環鬻泥使內河日鬻日深以二十船仿蘇城排河收糞之法所鬻肥土及船收之糞並掃廠於三山

門外賣與鄉間農民所得價值以抵修船給夫有贏無絀又
道湯城東北隅清溪之源使出竹橋而於後湖穿入宣城之
閘外仿河工成式加做涵洞以節宣蓄引其水一下浮橋一
下進香河又疎鼓樓以西各溝渠使下乾河沿則城中河道
既通舟又長年有河水汲用閘閩之溝督令各行清理城北
空地及窮民零星小聚則以局費接濟之賑餘銀兩足以办
此數數事新閘下板則外河水勢不能浮送米船直達密灣
現在石城門內空宅甚多價亦極賤不過兩年礮坊必自移
入石城矣聞礮坊每家有糧萬餘石是三十二家所貯足敷
城中三月之食又城中富戶租入亦不下數十萬石聞國鄉

庄陸續運寄礮坊按日送宅濟用諸富室中閣下必有親舊
可勸其遺倉於空屋以船運租至家堆貯若自行舂糶使鄉
鄰得受小惠尤為親睦以備緩急之妙道也此舉不勞集費
現在賑局之二十四孝廉皆廉能任事閣下但與易翁商定
以杯酒集之席間便可定議况以工代贈賑亦荒政之一事
也小子明日即船赴揚不再奉請即問素履不具嘉慶乙亥
正月十八日世臣頓首

安吳四種卷第二十七

齊民四術卷第三

農三

密雲稅口說

予既入西山覽檀柘大鍾諸勝遂循獨石邊墻沿檀白二河
東至密雲意敬瞻

東陵入界百餘里借宿民家路近

青橋山中無民居可借宿乃返沿途皆高嶺巨山間有小溪

溪旁安設磨不下三十座皆磨柏根為杵末以貨於都密雲
城外有稅口專收木稅起自前明詢之主者云都中松榿各

白門券通關文
器具皆出於此考山場外距

青椿百餘里內與接界本和伯相福大農私業自嘉慶四年查抄入官歸併

風水山由馬蘭鎮總兵及守

陵王貝子督率弁兵管轄

青椿以內民有携銚斧入傷樹木者罪即殊死且自抄入之後並未與

風水山分別輕重立有明條則小民偶有觸犯勢必歸

風水山案內一例查辦其山場北逼邊墻此外更無寸草木可供剪伐者剪伐人多而日深勢必延及

青椿又地險無水路伐樹者皆用銚平胸銚斷乃斧其枝斷其皮燒而烘乾之每一樹止取板一塊亦難保無延燒放荒之禍烘乾後乃以人員騾駝至白河紮解頂關上稅稅口止知征收錢糧不復詰其來歷商民皆視為上稅正貨豈知其身犯大禁耶似宜奏撤此口明示科條以免罔民之慘又張家口戶稅頗有騾馬一條而兵部例禁民間畜養騾馬戶兵兩部例既歧出商民何從遵守又私參入口例禁極嚴而上海關則例第一條即載人參一斤稅銀四兩收稅治罪理宜畫一予偶見及故備為之說以俟有心民命之君子採擇焉嘉慶己巳四月八日書於順義旅店

青口議

嘉慶二十年秋就食海州見聞親切爰為此議以訊當路直隸海州三屬壤地之廣東西至二百七十里南北至三百五里雖有山水侵佔營窳錯襟及斥鹵不毛約去其半此外可稼之土麥地稻田襟糧豆地各居其一近奉查辦新淤居民漸知貴穀重土生殖益繁其土產糧豆醃豬鹹魚向來販賣暢銷處所皆在蘇松因地屬淮關關境出境土產例由王營草灣一帶陸運渡黃赴淮關報鈔往南銷售其需用紙張布疋棉花各種南貨例亦應由淮關報鈔渡黃陸運赴海唯贛榆一屬三面環山一面距海中無內河於乾隆五年經總

督郝公奏明准該縣豆石由青口出海對渡瀏河赴上海關
納稅其豆油豆餅魚肉各貨如有夾帶出口即為透私若赴
南船隻回空時携貨回贛亦屬違禁歷今遵行在案然海州
三屬集鎮百數商販貿易以青口鎮為最大海沭各鎮所用
布足紙張等物皆由青口轉販青口行鋪又以油坊為最大
油與豆餅皆屬奉禁出口之貨然從未見其陸運赴淮則其
由海來往不問可知蓋產貨者農而運賣者商若遵例繞淮
南下陸路近者百餘里遠者二三百里又係村庄小道不通
大車計其運脚浮於買本是以賄縱偷漏習為故常致令刁
劣生監糾結青皮串通蠹役以收規包送為攬載截河攔船
為婪載每至爭奪馬頭兇狠不殊梟匪竊謂青口設禁但為
海贛兩屬棍徒兵役之利藪於淮關漏卮竟無裨益縱能一
概禁絕則三屬黎民有貨無售實為穀賤傷農所產必歸紅
腐尤覺無當於樽節裁成以左右民之義查戶部則例載奉
天省黃豆山東省青白二豆福建省及江蘇之贛榆縣豆麥
稈糧豐收之年准商民由海運往鄰省及附近州縣發賣均
令報明地方官給與印照到關查驗是奉天山東各貨南來
北往係屬隔省例尚准由海通行況海屬與蘇松係屬本省
又他省往南船隻皆須經由鷹遊門內洋橫過青口而本地
各貨乃不准其流通既無關於海禁小民不明大義焉能免

其缺望檢從前郝公原案亦以此意立言。贛榆豆石始得奉
准對渡如當事心切民瘼以今昔情形不同援引戶例除嚴
禁透漏硝錢之外凡他省奉准流通者海屬概與照例於淮
關分口內裁移一處在青口設立即派淮關委員前來駐劄
准關監督統轄淮宿海三關每關各輕減火耗加意招徠使
有一筆帖式協辦關務名為委員

棍徒不能把持商民無所疑慮則流通日廣輸將自盛固足
裕課便民更資整飭風俗惟試看伊始不能定額未便多設
書役巡攔港汊查海冰之貨皆由州城外之臨洪口出入應
即由州立柵設簿按船發票准其沿海到青口關納稅其由
青口完課進臨洪口者亦即赴柵驗票其州境之响水口洑

子口等處均由州派役巡查堵截至贛邑沿海港口稍可透
漏之處亦由縣派役巡堵總歸青口如此嚴密巡查則於稽
防繞越之中即寓申明海禁之意似於關權地方均為有益
然前於乾隆五十七年間總督書公曾議於海贛適中之地
設立關口經常鎮道以為青口設關則東豫各商公然取巧
便可繞越揚由兩關致虧稅額通稟沮止查揚關徵收稅課
以豫東貨物為大宗常年豫東豐稔餅豆造行揚由稅額便
自充足青口現未設關長年透漏亦與揚稅無補况豫東大
宗之貨斷無在黃河捨舟盤繞青口以越揚由之理是揚由
額征贏絀殊不關青口之設關與否也若謂南來紬布各貨

經由青口揚稅又繼不知京庄濟甯之貨例由運河北上現奉奏明查禁浦口六合盤早繞越淮揚南襍貨稅止有盤早之弊並無出口之虞至青口本有巡檢一員專緝口內係海州營中軍守備巡轄口外係東海營巡轄又去贛榆縣治不過十里足資彈壓無庸更議移駐員弁以節糜費近年來所見地方必應查辦之事因各關爭額牽掣貽誤者多矣故備論青口形勢使人人共知其於淮關有益於揚由無損海屬農民得裕生計而刁劣亦免呈於罪戾以俟有心勤民之君子採擇焉謹議

答楊承宣書

邁功先生承宣公祖閣下辱承損書獎掖以世目前在武林與閣下論屏藩之職首重清釐虧缺茲蒞吳藩中丞論亦如此可見理得則議自符止虧必有要術幸不吝教益云云是誠閣下不擇細流之盛心世臣何克當此然世臣前說與中丞詞同而指異測中丞之意不過為疊奉部飭絲毫不許存留屬庫謹守管鑰而已夫藩司以承宣為名總轄吏戶禮工四曹之事一切用人行政以養以教之責悉繫焉豈曰謹守管鑰已哉世臣見近日屬吏之能自結於上游者必以虧缺為償其才力未能自結者則以虧缺為贖屬吏一有虧缺上

游雖深悉其不職以牽掣重大莫敢輕發既不能退則轉與為進計設法彌縫雖素能自結者其獲上不是過也屬吏知上游之無如己何也則因以求利益肆意於地方地方不勝其毒而籲呼於上游上游心亦憐其冤抑不得不借全局政體諸美名昧心抑勒是以民生日蹙帑藏日虛循環相生遂成淪胥之勢屬吏習見虧缺之無害而有利其趨向可知也故使上游莫能自舉其職者則虧缺之為纏綿也故世臣所以謂清釐虧缺為先務當急者非為帑藏起見而與中丞異指也虧缺不已而出於調濟調濟無益而出於清查以清查之難於措詞而議及提解至提解無實而粉飾之技窮於是轉其詞曰以交代為盤查然後虧缺之方便門大開而上游得藉以自適朋比挾私以蔽

明達明允所謂大吏為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間者殆謂此也閣下從前曾藩吾皖矣歲征纔百萬而虧數幾於七倍則調濟為之也需次者往署一邑回省即自陳有虧求叅劾上游曰何遠至是然後求調濟及調濟所至又復如前而上游之事調濟也亦不得不如前故有虧者常進用偶有謹慎不敢做虧者則羣詠之曰是子發財矣不發財何以無虧上游遂錮之間散故無虧者常廢棄故其以公私罪戾被劾者大抵皆無虧者也其有以虧缺叅劾者非事由中出則或以

禮去官起復不回省之員無所愛惜者耳人之情莫不求進用而畏廢棄是直上游教屬吏以自固之術非虧以缺不為功也山東於嘉慶八年初次清查實虧八十萬議以缺分肥瘠提節省銀歸司通力合作以六年撥補完款及十三年限滿二次清查則虧三百萬矣十九年三次清查則五百萬矣是故清查議出而懸虧之條為虛設提補法行而新虧之起為有因甚至江蘇有賣清查之說取庫貯現款以三七與藩署為市而驟增虧缺百餘萬駭動觀聽然推究各省辦法殊不相遠唯江省明目張膽又數多時驟致獨受此名耳清查提補之術皆敗不出奇策則無以俄延時日於是為以交

代為盤查責成最後出結之員以為斷不肯為人任過其為說固足動聽矣然勒逼通閩遂至通省無一可察之屬吏而士民之有事在官者自非極窘乏無可搜索而不被沈寃者蓋亦幸矣當此凋敝已極之時非截斷眾流固無可以言為治者矣然即實心清釐亦不能廢調濟清查提補諸法而專任叅揭不過其所以用法者與現行事例大異而已必也先審缺分肥瘠分為三則明定調濟章程仿李惺豐款歛散之意以一年而代蓋久處累缺則奸儉權子母以剝官至不可復也其需次之私債重而度支寬者察去之使不得以人累缺駟踣擾書吏苛求劣幕盤踞一切可以剝官之事力為遏

白門券選錄文
止以裕其源其虧數較輕實係因公而居官尚可者既不符
調劑之章則度其缺之力使之力崇節儉限自補逾限者
不聽實力舉行道府旬月征解摺報以取厥成蓋道府取節
壽陋規於州縣甚微而虧缺攤賠至重然道府知重賠為虛
害而微規為實利也故以醜毒為宴安使於州縣虧重者立
與劾辦於摺尾附參道府徇苾俟定案再行照例攤賠則道
府各知自愛而無不發之伏虧矣然劾後又復聽囑授意設
法則虧數暗增為患更巨各省情形大都似此至於分忙解
款則於抵限之時核其欠數立提庫書戶來省監追解足乃
釋此上游力所能為而無憂掣肘者也然其效則過於劾官

鎖下江蘓全省唯高淳無虧以四十年前曾嚴辦庫戶二吏
至今吏司庫鑰官不得私挪庫項故也前事不忘是為至監
如是則新虧永絕舊缺漸少凡屬吏之貪酷鬪茸不可訓飭
者可以決意鋤去而無所顧忌屬吏知上游之無可挾也亦
必洗厲濯磨以自保考成庶可以培

國脉而阜民生舉屏翰之職矣然下之從上也不唯其令唯
其意以上所言皆平平易行非有奇特創見而各者卒莫有
能收其效者則以上游所好或不在是之故也辱厚愛久又
承下問進其忠直唯閣下鑒察幸甚嘉慶二十年四月既望
舊部人包世巨頓首狀覆

答姚伯山書

伯山大弟明府閣下在古北口見邸抄知己外用以五月九日入都次早奉詣欲與閣下言而已後讀留別之書殷殷問居官之要世臣滯迹都下徂秋涉冬時時詢耗息不可得日昨有來自河南者言閣下現奉差至新蔡歲內可以補缺面言既未能而前書又久不報歎反殊甚閣下博通今古又涉事已深百里任非所難堪况吏事本非甚難唯在加之意而已一行作吏便負本來非盡危劣不職也良由志卑而囿于俗抑或初至有聲遂爾自足旋踵改操反下雜流夫吏事至夥非言語所能盡吏治所為日下者在居官而不知為民世

白口券遺略文
臣每告友生曰印到為官印去即仍民也故計一身則為官之日少而為民之日多計一家則為官之人少而為民之人多是故欲舉一事發一令必自思曰吾之父母官以此施之于吾身將以為何如孰柯伐柯道至近矣持此心也以往而貞之永久則視民如吾身於凡害之當除利之當興自有不能已于中者矣然舉事唯去其太甚發令勿駭乎衆情潛更敝俗而不覺乃為善之善者耳若信未孚于人而求治太驟則吾心未足以喻良民而奸民得以簸弄是非以蓄惑聽聞甚且持吾短長則吾方自救之不暇遑言治人乎雖然士人治生至急而居官為尤甚故經理私事與勾當公事並重而常相待也弗能使有好於而家則公事必將受牽掣而不能自遂其意予前告曾容曰先公而後私公不廢私先私而後公私必害公曾容以為名言故世臣所謂經理私事者非苟營囊橐之說也唯世臣亦幾經閱歷而後能為此言故及閣下未得官之前纖悉相告使於蒞事伊始即知私事之足以累公而預為之地則庶乎得之矣日內當有保定之行恐到彼簿書繁冗不及詳悉所言平平統希亮察道光三年十一月朔日世臣頓首

覆陸蓬萊書

彥若明府同年足下前年冬見邸抄知選授蓬萊嗣晉卿自
袁浦寄到足下致保緒書屬故人轉交乃知己抵任視事去
年春暮紀子隅持足下覆書相示略不他及唯咨嗟缺分清
苦深以萬里奔馳求此一官為悔此固故人所不願聞而亦
故人所料及者也今年春初接張館陶書盛稱在省見足下
述其新政蒞事才半年已課民栽樹至三百萬株訟簡刑清
顧不得於州將幸上游了悉曲直不得已使出遠差而足下
唯自引怨艾學養深醇尤不可及館陶誠篤君子所言自不
謬然故人亦未敢遽信也至五月杪有人致書知為足下使

急召入而其人已去發書讀之備言蓬萊地瘠而禱求區種
舊說以惠窮黎又刻行之勸息訟勸種樹及救急醫方共三
紙且萬言詞氣諄懇萬如也反覆展誦驚喜過望然為政不
在多言顧力行何如書之史冊以為至論故人舊詩云近世
民苦瘠治生各自競不必言撫字但毋增苛政稍為除強梁
良懦便稱慶雖每況愈下然亦至言也夫君子之愛民也固
不如其愛身足下中間家食以陳訟奔走官府者數年是固
以歆羨保緒被呈誤然齊中官况諒不乏如保緒之可歆羨
者以此讀足下息訟之書雖情文悱惻不敢聞善而疑而猶
未敢自必也近世學術多途居官與持身常為二事如張蘭
渚侍郎其於夫婦父子兄弟之間至不可汙齒牙而為吳中
藩撫前後且十年不縱虎冠不優盜臣及乙亥丙子之間逆
詞案起督臣恇懼江以北舊為督臣專政毒徧比戶至莫敢
拾街巷棄紙而撫臣所主之江南五府州宴然如無其事者
涖川沙有燒香傳徒之案廳縣視為奇貨密解白門張公不
動聲色預遣標弁持令守於許關提回發司照例結正得免
辜磔者數十人時督臣恣睢安西兩撫河漕兩督爭承望風
指如末屬而張君獨能自舉其職論撫藩於吳中所見未有
能先張公者也然此乃史公所謂毋令獨蒙惡聲者非以張
公為可法而告足下也抑又有欲聞之足下者故人前過齊

中蒙陰令吳君種樹歌遍貼逆旅勤民之意流露行間頗委
至可誦因心儀之後數年又過其境則吳君已改官而去思
碑穹然道左大書深刻大都以治蒙六年勸民種樹為說然
行盡百里一望山原童禿無可息陰飲馬處不禁啞然又辛
已薦舉途開州縣小吏飾虛聲以博超擢者夥陳文述西江
都潔己愛人政聲艷閭里中為江省甲半載之後以不得密
保復蒙故智求富之術較前在崇明常熟任內為尤工然而
天道好還曾不數年橐罄子歿名利俱喪足為至鑑雖然君
子尚善悔足下甫居官而能力排流俗其素志是真善於用
悔矣古之循吏且有出於羣盜者足下舊以憂貧艷非有亦
未至與盜比也幸能貞之終始詩不云乎豈弟君子遐不作
人孟子不云乎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漢人舊說最得
經義宋儒不審文法務為深刻以阻為善之路故人素所不
取足下周旋几席想亦熟聞而強記之也萊蕪游魚奉嘗百
世且未必遂至斯極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矧在發軔詩云
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况已小挫足下勉之故人與有榮焉區
種之說即載農政冊內足下昔曾錄副檢故笥自可得之相
距數千里寄書甚難故仍由館陶轉達唯望曲諒此心吾道
幸甚八月五日故人包世臣頓首狀覆

答陸曹縣書

彥若明府同年足下月之八日用明過寓園適故人他出返
得足下書並刊示曹民教令以責前書之復故人得前書附
館陶致荅千餘言及館陶歸櫬方知館陶見荅詞懇直遂不
以達欲補繕別寄則為時太不相及非故人之有怯於足下
也前書勸息訟課栽樹令書興水利勸藝蔬修保甲責守望
皆故人平居所熟籌今足下力舉其事是宜深快吾道之行
而前荅及今荅顧皆若有未慊者凡以條教既布不可得更
刊本遠布是其意當不出於請益也聞之為政不在多言以
言教者訟為政者先察民心之所向次驗民力之所堪因勢

利導政成而民安之乃為善耳故記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明漸進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尚實至也。有其善喪厥善誠自矜也。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懲蓋人也。足下自周旋几席時已非能自遠名利洎萬里求仕豈能不以一官為輕重乎。以故人蕭然事外著述百卷未嘗出以示人見人片善則心好之口稱之不遺餘力是宜與斯世無所爭忤者徒以交遊間稱誦逾當以為無所不能遂觸不能者之怒排抑數十年至無以自存况足下涉形勢之途而心乎取名如此其觸怒也必相什伯矣。夫黨同伐異人情也既見足下之教令固必進覈其實覈之而實也在足下已蹈有善之誠且以舉世所未聞未見其有不以蜀日粵雪相待者乎。覈之而不實既為談柄所資恐搢虛導隙者乘之遂舉步成荆棘矣。道光之初薦舉路開蔣節相力為尤大留都中四十日薦達至八十餘人其中程撫部吳轉運皆曾自錄公牘鏤版散布然其所以致超遷者自別有故足下其真以為得劄劄氏之力耶。節相主試貴州得解首士曰趙毓駒趙君任山東陵縣廿餘年盡心民事平反巨獄東省輿論共推第一在陵婦孺皆識而未嘗與一富子締結中更大捐九次其羣從無得一官半職者節相數千里外每月必有手記嘉獎廉明然竟不得與八十餘人之列是可證程吳超遷之不關流布治跡也。做鄉胡

王樵知曹時。量吏飛章劾州縣數十人而薦稱職者唯胡君。故人移書誡之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錢撫部童廉訪素不滿人望。而君裒為舉首。且君抵曹才兩三月。何便見為稱職乎。深望勉崇謙抑。毋為通省之的。傳曰的於人非有惡也。而射者必欲中之。惡其示人以難也。胡君不納。未幾為人所擊。去胡君之為的也。不由自求。今足下力求為的。恐人未知其難。而委曲示之。故人之未慊也。不亦宜乎。北方水利久廢。稻田不習。風沙數至。蠶事多礙。審勢即可舉行為力。殊非旦夕。至於大小村莊。環以垣。周以濠。兩頭設樓柵。斷以吊橋。板必以厚尺為度。假丹徒君以此令於貴鎮。足下能為首率鄰里以趨令否乎。相距既遠。不可懸度。唯望損名心以求事實。果有成效。曹雖下邑。輿誦何遠。不達遠而必足下自言。乃為信乎。前答與此。答辭意雖殊。條理不異。足下如必欲見者。仲遠近在聊城。索之或仍可得也。諸唯自愛。以期遠大。不具。欲言。道光十四年六月望日。

留致江西新撫部陳玉生書

道光十有六年四月十三日世臣謹再拜狀上芝翁再第節

使閣下世臣上年八月十日到省九月初肅函奉告並呈濁

泉編諒登記室本年二月十八日得閣下持節來西之報竊

為西江士民幸而亦為閣下慶也閣下屏藩江浙幾閱兩考

建牙開府實所固有西江非復樂土夫又何慶孟子曰飢者

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董子曰皇皇求仁義唯恐不及者卿大

夫之行也虞卿曰不遇盤根錯節焉別利器以閣下勤求

民瘼而撫待哺之邦事半功倍其為俎豆馨香也易況西人

責望不奢霧峯吳公下車見米價湧貴即日示禁囤積發聞

疑二十萬委員分投採買市價立平謳思至今是豈可求之
江浙哉世臣逐隊四月遽構閔凶延令始能屏當回籍並未
涉事然地方疾苦不無聞見稔閣下取道之江為期尚遠不
及祇候面悉留書竭意伏唯鑒採古人有言周公為右孔子
為御入山而問樵夫入澤而問漁父豈漁樵之智加於周
孔哉蓋以疆吏視事之始一言一動莫不傾耳側目仰望丰
采者雖閣下六德素成一時斷難周察世臣辱引為同志垂
三十年不敢不舉其所知以告也且世臣需次新班略無可
以及人而訃問一至城市闕相歎息累日誠慚誠感亦思有
所為讐報者以藉手於閣下夫為政在人勞於求賢逸於得
人先民之訓也即如宮保撫吳疊遇大祲連興巨役而所舉
必成者以閣下居江寧蘇州倡守令為之仔肩也閣下藩兩
浙倡三郡圻岸而幾於不成者則吳杭州為之金柅也南昌
張守任艱鉅耐煩惱以盡力民事而上游莫為之推挽者故
所舉雖有成而澤不遠暨閣下所至皆為斯民必世之謀今
茲獨斷千里而有南昌為之後先引重致遠則如王良駕驟
駟矣西人之子行當歌熊羆是裘也斯其慶幸可勝言哉舊
好傳卧雲處士已為世臣擇定葬期於本年七月南昌諄訂
葬後即來主持通志之局蓮史廉訪相留意亦甚殷然回籍
之後能否來此頗不能預定至服闋出山實已懷善刀而藏

之志伏唯盛德日新與古人爭勝負使世臣得賦浣花老人
明公妙年安危出羣之什則於願為至足矣言不能悉亮容
幸甚世臣謹狀

一江右民心從士而士習頗傲奔競初政一二事有以大服
志則士附而民以歸所謂下令於流水之源也澹臺子羽
遊楚友教士大夫是江右文教之祖其墓在貢院東南墓
前有祠今悉傾圮而墓亦蕪穢不治孺子臺在縣學之前
臺傍有祠幾同樓流漢司徒下車不入廨先謁孺子本明
公冢法也吳顧卽下車修孺子墓謝景於墓前建思賢亭
齊王綸之下車祭孺子墓唐張曲江下車立碣表孺子墓

皆以振動人心垂徽青史當時豈遂無簿書期會緊要當
辦之事哉儒者為政見大識遠前事不忘莫先於此張南
昌視事三年凡在祀典官祠悉與拓大修葺而二祠獨遺
此殆造物者留之以資閣下所宜展謁修復務極蠲潔所
費不多而於人心風俗轉移之故大有裨益再豫章書院
七八年來山長嗜利改舊章為隨課升降頗有以執贖厚
薄為等第高下之譏至使能文之士以謁師為耻亦宜還
舊以收士望

一江右產穀全仗圩田從前民奪湖以為田近則湖奪民以
為魚圩田大都在會垣四面二百里內失收六年流亡過

半而隄身情形皆壁立不能禦漲民力既殫公項亦匱若
遂聽之則餘黎嗟靡遺矣檢閱志乘每縣圩名累百其實
圩堤不多皆以一大圩包數十小圩而小圩在腹內之業
戶於大圩修廢從不聞問大圩當江湖之衝有如城垣小
圩包於大圩隨地立名間有子堤為界不過如城內民居
之院墻大圩一堤關數十圩之利害而承堤止本圩業戶
是烏得不壁立乎有司注意唯在錢漕從未有周歷巡視
問錢漕之所從出者今年張南昌極力從事於此然亦未
能悉要領觀志乘之不明晰可見從來治江右者均未嘗
知此事為第一義也是故一圩着險有司以其完破無關
大局而輕置之及決後修復仍不思為變計審定善後章
程於是無半年不破圩已江右變腴為瘠職由於此宜飭
守令認真勘圩何處坐灣何處迎溜繪圖貼說註明田糧
若干圖必仿蔣圖計里界朱之式使遠近廣狹一目了然
官民合力修復鞏固後立定新章令小圩子堤各圩自承
其大圩摠堤分別平險如何劃分協修協守規條刊刻成
帙使官民各有其書庶幾增高繼長以人勝天是先務之
當為急者

一各圩缺口之下一望白沙成阜是皆六年前良田也田去
糧在民安得不流亡無征有解官安得不虧空然曉諭查

辦則賣放熟田。徒為奸胥之利。宜與有心民事之郡守熟籌。借定承堤之章。挨查密辦。先得水冲沙壓田畝確數。乃發明文。則官民並受實惠。而正供亦不致為詭寄所累。

一江右年限奏銷最嚴。州縣什七八不能任兩年。與江蘇同。而道府以年限案開缺。則各省所未見。故接任州縣不能不挪經征錢糧。為前任辦奏銷。以保道府考成。是江右奏銷。歷係以欠作完。從無以完作欠。弊混之事。唯以欠作完。入冊報部。而以實欠在民者。作抵入交。上年奉豁道光十一年以前民欠。則文案盡翻。現在清查局。查出應賠銀七十餘萬。若追經征之員。徒累孤寡。而肥書役。於帑項斷無實

際。若問奏銷之員。則前已墊完。今又着賠。尤為重困。官既困甚。終必困民。而仍困帑。徒為不肖吏藉口。挾制上游耳。張南昌謂前在戶部。曾見墊完民欠。逕請豁官之案。欲援案聲請。以全省局。而前院前司莫敢執答。南昌業已遣人赴都抄錄成案。將來抄案到西閣。下察覈。若可與仿行。不唯惠徧屬吏。實則澤周窮黎也。

一州縣缺分肥瘠。大都論錢漕多寡。然不詳察今昔情形。以得其實。則無以立均平調和之方。且不得其所以變易肥瘠之故。則更無所施整飭轉移之術。江右錢糧。平餘無幾。斷不足資辦公。南贛無漕入。故吏多墨。其民性悍而尚廉。

遇不墨者則悍為之斂廣饒折色優故吏多惰其民好訟而避案遇不惰者則訟為之清餘郡一歲之給皆於漕乎取然其漕有官征官兌民征官兌民征民兌之別而官征又有城倉鄉倉鄉廠之別民征民兌則於官無所得失民征官兌初皆出於賣圖署事之員擇富庶圖分得規賣放其斗斛勉敷兌軍按石收運送省倉水腳錢數百文一切倉費兌費漕規皆須官賠大約有民征官兌之處必以官征官兌之漕倍其數乃可拉平若上游以其漕數較多認為優缺在自愛而幸能拔足者唯有乞休否則無所不至官方之敗由此民俗之壞亦由此故勵官方飭民俗其要必於審缺分酌盈虛使屬吏得以自盡其材始矣

一江右風氣淳樸有司稍卹民隱輒感頌不置較江浙大殊吏治弊止因循罕有任意非為燕玷不堪者至士民共深信服推為樂只豈弟者則有新升銅鼓營同知石家紹通省知與不知稱為石爹、生性誠篤好讀書心乎愛民重士歷任龍南大庾新城上饒都昌新建南昌終始如一庶幾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若有要縻難辦之件委之此君必能洽民情而歲公事

皇勅授文林郎山東館陶縣知縣加五級張君墓表

君諱琦字翰風別號宛鄰姓張氏江蘇之陽湖人初名翊故
字翰風宛鄰者以善顧宛溪讀史方輿紀要之書欲刊正其
舛吾為德鄰也陽湖常州附郭邑君族聚居大南門德星里
丁中才數十然十餘世以儒為業常州文人顯宦大都著門
下籍故雖貧弱不達而為名族稱常州大南門張氏祖金第
寄籍天津縣學生馳贈翰林院編修妣白氏馳贈孺人父蟾
賓本縣學生贈翰林院編修妣姜氏贈孺人贈君蚤世君之
兄編修惠言世所稱皋文先生者四歲而君為遺腹誕彌之
日則乾隆甲申十二月十四也孺人以紡織撫兩孤年及就

傳無力行束脩族人外出教授率半月有一歸者孺人具蔬
食招使授君兄弟書而自督念誦漸能解字義審句讀博覽
載籍轉益多師編修通許鄭何虞氏君通馬班陳范氏編修
工選賦君工選詩編修工篆君工分君晚以分法入真行尤
沈酣蹈厲完固不可犯其古文倚聲舉字業三事工力略同
而編修雄厚君幽深卒不相襲也君故善隱憂蚤歲慨然任
天下之重究生民利病甚設既不得於有司嘉慶壬戌編修
遽捐館次年君一子珏孫繼歿遂嗒然意盡棄諸生以醫自
寓及舉次子曜孫乃浪迹齊魯晉鄭間癸酉適至都友生援
例強與順天試領荐應甲戌春闈挑取謄錄庚辰冬傳補

龜

實錄館謄錄官道光癸未議叙知縣其夏籤發山東試用君
年蓋六十矣以季冬署鄒平縣事山東州縣倚錢漕羨餘為
生歲飢則無入項而供億餽遺不能減故相率諱災是歲鄒
平旱無禾君以封印之次日受事見大田皆嵬坼未種麥時
山東巡撫為今直隸總督一等侯琦善承宣為今廣東巡撫
朱桂楨二公皆知君君受事即下鄉諭父老僉謂初秋報旱
被前官鞭朴秋災例不出九月今徵漕已竣何敢更報報且
何益君曰若以荒田輸漕筋力已竭上忙倏開徵又將安出
若其以秋各無雨不能種麥為詞我徧歷四百七十二邨庄
小除夕乃能回署是日各邨庄以一人至城我新歲携若詞

進省白大憲當可蒙恩緩征也父老莫不涕泣至期畢集甲申正月四日君旅賀二公畢復謁朱公呈牘備述所見窮困狀朱公以白琦公破例准君牘而附近鄒平之十六州縣災形同者因得共籲二公彙奏緩征至秋後未幾長山縣解搶奪受傷事主至君受其詞則曰賢父母莫問彼猾吏欺吾父母初任小人必不與休賢父母母代人擔重咎君曰若失事所得母有大樹不在大樹南抑北耶曰在樹北五六步君曰若是則吾界也吾歲度徧勘邨庄見大樹知為長山分界處出官圖示之其人愕然曰小人見賢父母下車即為合邑民請命在署每日堂訊五七次無不公允厭人意小人傷已平復所失止布三匹錢兩吊若以此累賢父母擔處分小人心不安且為合邑父老所唾罵小人不願訟矣及至月卸事鄉民餞送萬數以汽其境七月署章丘縣事章丘距會垣一程紳富所聚尚氣好訟而院司道府五署書吏千數皆章丘人章丘例單日放告月十五期新舊事至二百紙五署書吏走書請託使長官不得舉其職負者復不甘上控五署特撫官吏短長無虛日甚者驀越入都至難治君自鄒平回省而章丘缺人朱公以君名上琦公曰張君長者或非理劇才况章丘之健猾耶朱公曰正以章丘健猾欲得長者化導之耳琦公笑遣君章丘固緩征十七州縣之一也壤接鄒平習君治

聞君至則已悅服視事月餘民以瑞穀來獻者接踵有至四
穗五穗者君謝罷之曰去秋旱無禾今春旱無麥陽氣深伏
得暑雨潤發地力足故生長倍常耳然他邑同被旱者卒不
聞有此一日當期君閱所收詞有原被中証皆鄒平人者不
可受理反之其人號吽曰自父母去鄒平民受屈者多矣然
無如小人之甚知父母不能越境理事私念此情得白於吾
父母前則不啻伸雪也故來此時同具詞者百餘人皆為之
嗟歎有泣下者君蒞章丘歲餘五署書吏竟無一紙至而結
正新舊事二千餘起亦無一案翻異控及會垣五署者會朱
公擢山西巡撫未行而奉諱君上省言送因謁琦公琦公曰
朱公知人君在章丘真不愧治大國若烹小鮮者也乙酉秋
西府歉收次年春旱又遭風霾三日夜至對面不見物沙塵
壓麥苗皆死黍不能莠大吏飭郡縣籌接濟館陶在西府尤
為瘠悍其長官遂引疾去君往代比至則飢民聚搶富室之
案已積十餘起而旱日甚邑故有龍王廟在城外君虔禱得
透雨田可耕乃嚴捕諸搶案為首者又嚴勘得富子藉借貸
裝點圖陷其平日所不快狀態分別置論民以大服君察災
勢度民力雖已平糶倉穀不足全活因請普賞兩月口糧館
陶故編小君造送應賑戶口冊視鄰近大邑且過倍上游頗
以君為不堪事忽奉

中旨責問歲飢狀甚切乃按臨災區災民迎訴賑弊無不至
唯館陶灾情錢數悉得實始撤參尤玩視者數人而厚慰君
既而臨清堂邑上冠莘五州縣環館陶四面蝻孽覆地至不
見土而毗連館陶處一綫如界黠者妬而移置之則皆蠕蠕
返故處及成飛蝗東面者東飛西面者西飛蔽天翳日而無
犯館陶境者君前在章上蝗自東府來及界退飛館陶民素
聞之而未信也至是乃相與謳詠君德君嘆曰神憐吾民瘠
苦宰官與食其福吾唯當勉為好官若等勉為好又敬承神
庥耳入秋禾黍芄茂忽大雹如盞碎屋瓦君念嫩禾必不堪
此即此傳班履勘吏役諫不聽西門外故有窪田千餘畝被水佔

為泊深尺許不可涸君至泊而雹已堆滿出水面比至大田
苗殊無損傷召問邨農唯言午間有大雨一陳不見冷子冷
子者東人呼雹也徧勘四境皆不言有雹初君禱龍王廟見
頽壞甚議與邑紳移建城內邑廟側隙地邑紳難之既火熟
畢獲忽廟壁坼縫見物如蛇方首兩角嶷嶷遍身鱗作金色
羣謂龍見聚觀三日君詣拈香謂衆紳曰若神願遷者即隱
形語畢不見移廟之議始決嗣後祈禱皆應迄君之卒館陶
無歉歲君未蒞館陶前二載館陶民被奸民馬進忠呈誤者
甚夥及壬辰春奸民尹老須案發黨羽連五省州縣以失察
被議者百數尹老須隸直隸清河館陶與接壤竟無一人汙

染者論者歎為儒效君以丙戌四月署事戊子正月補實癸
已三月十二日卒官前後在館陶七載年七十歲君為政不
矯激無奇異唯以近民為宗不緩為的用法恕而執之堅十
年操持如一日陋規可取者仍之錢漕則規前任十年內至
輕者以為額公事應為者所費不多則任以獨力鉅工則勸
諭紳富而已為之倡至於服食起居取具而已通籍之前故
有逋負四五百緡及宰縣所歷多優缺而身後遺累顧倍差
於初集寅好賻贈乃克以喪歸其理訟也原被中証有一人
到案即受詞而遣之以其詞質後至者莫或校飾不承也若
情事鞫鞫甚及須履勘者亦不過再訊故事日簡而人不擾
章丘至繁劇半載後訟減已大半館陶後數歲常旬月無赴
愬者御書役至嚴驛騷小民者論如法然籌其生計必均必
一故民懷而吏不怨生平所著述惟戰國策釋地二卷素問
釋義十二卷古詩錄十二卷已版行自定所著古詩文辭目
錄付曜孫去取甚嚴命毋得增採一字繞三四萬言藏於家
配同邑湯氏封孺人前二年卒余為之志既刻石而不克葬
以今年十一月六日合窆於江寧府東郊龍山之陰子息已
前詳孺人志余與君為道義交三十有四年申之以婚姻知
君宜為深然君之文行為宇內名流所共推崇治績又東土
士民所共聞見則人人所謂宜書者余固不得不書也而余

白川卷之四
所獨知獨信欲書之以告天下後世者又以雖善無徵而有
所不得備書也曜孫依限結交代以八月杪扶輿附糧艘南
下須十月望後方達而葬期已迫故不待曜孫具狀就余所
習聞於東人者編次之伐貞石以表墓門庶使誦詩讀書而
能論世之善士有以推求小扣小鳴之故焉

大清道光十有三年歲在癸巳季秋月戊辰朔越二十有五
日壬辰溼邑世臣譔書

張館陶墓志銘

道光十有三年三月十二日山東知館陶縣事陽湖張君卒
於官以是年十一月六日葬白門之龍山余為表以待其孤
曜孫及扶輿至則謂母氏湯孺人誌石外舅詞也今合窆不
可無言以掩先子幽昔昌黎譔王洪州志又徇其子初作碑
不孝敢援以請余無以辭

系曰君諱琦字翰風別字宛鄰生而孤貧妣姜盡十指力以
撫君及君之兄編修惠言至成立弟兄相與為師友致顯名
稱毗陵二張君志在用世而識能鑑人治權家覃精地理其
於山川阨塞形勝及今古割隸戰守成敗得失之故上下縱
橫數千年如指掌工五言得仲宣太冲意嗜書移漢分法入
真行又以北朝真書斂分勢並騰踔蘊當世無與比性毅而
溫未嘗以所能加人而名流雅自矜尚者皆出君下蓋其德

量淵遠足以伏凌囂之氣古有不言而心成者則君近之矣年五十乃領鄉荐六十以館班知縣籤發山東歷署鄒平百有四十日章丘十有三月館陶署二歲遂補實又閱五年而卒年政七十山東俗好訐上章丘為最館陶處西北極邊尤瘠而悍然君蒞鄒平才兩月至事主不願訟恐累君被疏防議其去也耆老垂涕餞送以萬數在章丘有二莖五穗之祥有蝗來千里至境退飛之異有沆君任無上控翻異之化在館陶大雹積尺許皆在不耕之地蝻孽環縣境四面接壤處若或界之無一跋闖入者龍王廟頽地議移建紳民疑舊制不可改而龍見廟中昂首望君所欲遷處此余突君之所為謂神格其誠民從其化者也君所至務求閭疾苦宣達其鬱積以和民氣是故君常承大祿以受事而天和下應輒成大有館陶至僻陋既慶屢豐又無牙角耗數年之間闔閭邨庄富盛幾如都會焉君年四十以藥誤喪長子珏孫乃肆力于醫嘗有病心痛者劇甚則倒懸以求緩衆工檢方書不得主名診之曰此肺脹迫心作痛耳倒懸則肺張而心舒故緩以行水消滿之劑投之立愈其精如此館陶向無良醫藥民多天枉見病者君即診之然終以入署為艱君族子賜從宦傳醫術乃於署西設惠民局使賜司診貧者並給藥疑難甚則以質君全活無算局初立日診數十百人經歲漸減最後

白川秀道隱文
至旬日無就診者亦如君之治訟焉君嘗言為吏為醫事異
而理同醫診病得情而用藥過其情則病解而藥伏餘毒常
釀巨症吏聽訟得情而用法過其情則訟結而人積餘憾常
釀巨獄原君之治訟治病所以能變繁為簡消簡為無者職
是故也曜孫生而知醫君以為勝已十二年冬診君脉而心
憂之焚疏邑廟請移壽及二月杪君病不能出視事有在城
地保劉見文者為冥隸當值則厥逆數日甦常述其中事至
是言上帝命縣公為本邑城隍神以公子疏稍緩其期必過
三月十三病望起然迎取夫人之吏卒南行恐不可冀也曜
孫聞而憂甚蓋以具疏事無知者十二日昧爽南闕居民見
君鼓吹幢蓋導行彩雲中正驚訝而聞疾革矣東人江南者
盛傳其事夫聰明正直而壹神道也君以是道被館陶也久
食其土不亦宜乎故為詩以歌之

猗嗟張君求志隱居曰左曰右是儲是胥良圖莫騁老
棄州縣政則已成澤乃不遠食血舊治歸魄新阡雅儒循吏
用告萬年

皇崇祀名宦浙江餘姚縣知縣張君行狀

曾祖震遠國子監生

祖鵬乾隆壬申恩科舉人贈文林郎浙江餘姚縣知縣

妣朱氏贈孺人

父王茂贈文林郎浙江餘姚縣知縣 妣范氏贈孺人

繼妣范氏封孺人

江蘇蘇州府吳縣張吉安年七十一狀

君字迪安又字樹堂號蒔塘晚耽禪悅號石牛居士系出清河先世自浙江龍游遷蘇之崑山又徙蘇城遂為吳人五歲失恃撫於祖母舉人君授以句讀十七入都次年領順天鄉

薦九試春官不售乙卯赴大挑以一等發浙江試用知縣君年已三十七矣時鈎稽虧空至急浙中大吏設法彌補以遲速多寡為殿最襍流競進有丞簿攝縣事不數月而彌補至累萬者君從容白大吏曰宇宙之財止有此數前人以不謹致虧而責彌補於後來者非培克閭閻何以應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方今楚豫奸民蠶起皆以有司貪殘為說似宜使讀書人加意撫循休養生息圖之以漸方可保全大局有裨治道不省旋委攝縣丞及判杭州事投之間散君自忖懃直不能諧時世乞改教職上游有欲用君者留之丁巳署淳安旋改署象山象山踞定海上游洋盜由閩擾浙必由縣境之南田大佛頭山而入沿海居民業魚鹽者多以米及淡水火藥濟盜且為嚮導君蒞任即嚴水米出洋之禁盜漸窮蹙又值颶風覆其艇汨至岸悉為舟師所獲盜不敢犯象山者屢年君嘗建議南田居大佛頭山之下為海中大洲島明初湯信國奔滄洲并封禁南田今宜重申此禁以斷盜翼其外洋韭山直對日本為海道要衝番舶所必經石圍昌國雖設防而兵力單薄不足資震懾宜增官弁以防患於未形比雖見格而日後卒如君議未幾以逃犯鐫級己未復原官署新城邑去水遠倉設省垣民以折色輸官官購米兌軍官既浮取丁肆其需索習為故常君平其折價丁亦斂跡官不因而民

輸之錢大減民至今謳思之庚申署永康六月蛟水猝發山石大如屋隨流下平地水深丈許田廬蕩然君即日履勘搭棚廠資棲止其被水阻不能出者以舟載饌餅糜粥徧飼之急具狀請賑同官以浙省偏災尙少查辦為言君不顧上游果斥其張皇本道行縣見居民安堵遂執水荒一線之說不與賑災黎大譁幾至激變君力爭於大府得給賑及修費且展賑如例災民得以存活是年處州府苦旱而麗水尤甚以君能卹災民又檄君往君下車祈禱甘霖立霈轉歉為豐民情大洽麗水多山地險而道遠君念赴愬者廢時失事時就民於山寺訊結之民既得直又不苦期會焉癸亥春奉急檄

君至省命即日赴浦江以浦江疊遭水旱不逞之徒聚眾搶奪富戶並伐墓木鄰邑多煽動非君莫能肩仔鉅艱者君白大府曰聚眾滋搶非法無以止奸民眾聚以饑非米無以安良民良民心安則奸民氣散敢請浙西兵精之餘以安良民心而散奸黨大府許之君中途廉得倡議者主名民知君已請米充黨漸解下車擒治首惡論如法民氣既和天時協應麥秋大有貧富各遂其生起溝壑而衽席之興誦為不誣矣是年冬補餘姚縣甲子春雨傷禾米價騰涌君既請糴倉穀又請於上游官運川米五千石民食以足乙丑夏復苦雨鄰邑煮賑者專設城中就食者深不便擁擠傷亡日數輩君分

鄉設廠分男女官項之外勸紳富量力接濟汜撤廠無枉死者邑多名區君次第修復之至己巳君乞養歸里侍封君封母養親事畢君仍不出山以道光己丑正月三日卒於家永康民思君不置請祀名宦並驟建專祠以奉嘗君麗水民祀君於遺愛祠餘姚民奉君粟主於洞霄宮之一庵即君所修建以祀蘇文忠公者也君素優於學尤嗜坡公詩沒而配食共以為宜嗚呼自人心陷溺於南漕北賑之說而吏治民生難言矣南利既在漕美其名曰冬羨故相率諱災必不得已乃與以花緩花緩者擇最重村莊間予緩征之名也次年未必豐稔而併徵之病尤甚凶歲州縣倡議封圻一口苟有求瘼稍切者則非種之鋤及之

列聖軫念民依遇地方水旱無不

恩膏立沛數十百年未嘗聞駭報災之牘也而封圻為州縣惜冬羨藉詞酌劑盈虛置道殣溝瘠於不問為國斂怨可勝道哉君在浙前後二十年所蒞多災區皆能舉其職以惠窮黎唯新城係有漕地而君收數竟減舊什三四官民相安可不謂賢乎而浮沉宦海竟得登於岸不膺腐鼠之嚇以全其初不賢而能之乎予數至吳門雖未得與君相識而頗聞其丰采君之孫壽基薄宦江西論議主於近民有君之風出示浙人請祀公牘及詞人學士於君去浙後之歌詠文辭予綜

白門券選錄文
覈事實撮其要為狀庶幾上之

史館使物色循良者有所採擇焉道光二十有一年孟冬月朔安吳包世臣謹狀

